



华夏国学经典丛书
Huaxia Guoxue
Jingdian congshu

孔子家语

【图文双色版】



【魏一王州注】

夫芝蘭生于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
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
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
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文化體系中最輝煌燦爛、最有活力的一個部分，是歷久彌新、咀嚼不盡的精華。中國古典小說以其獨具風采的姿態，在人類歷史的長河裏熠熠生輝，是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綿延不絕的血脈之源，承載着久遠而優秀的中國文化。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华夏国学经典丛书
Huaxia Guoxue
Jingdian congshu

孔子家语

（魏）王肃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B222-2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家语/(魏)王肃注;张广明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7

(华夏国学经典丛书)

ISBN 978-7-204-10099-6

I. 孔… II. ①王…②张… III. ①孔丘(前551~前479)——生平事迹
②孔子家语——译文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8579号

华夏国学经典丛书

主 编	张广明
责任编辑	波勒格太
图书策划	腾飞文化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00mm 1/16
印 张	270
字 数	2800千字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0套
书 号	ISBN 978-7-204-10099-6/Z·582
定 价	450.00元(全15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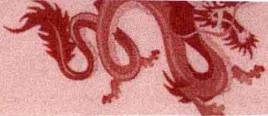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伟大民族；华夏文明，是一个辉煌于世界东方的伟大文明；而华夏国学，既承载了华夏民族五千年的智慧，又浓缩了华夏文明五千年的精华，集中展现了华夏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积淀。

华夏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术。它以先秦诸子百家学问与儒学经典为主体，涵括了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其博大精深处，蔚为大观。

华夏国学门类之齐全，内容之丰富，见解之精辟，思想之深刻，无不体现着华夏文化所特有的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与悲天悯人、入世济民的现实精神。而这种气度与精神，正是华夏文明能够绵亘五千年而薪火不断的根本原因。这种宽容大度、积极吸取新知的文化精神即便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与发扬。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投身现实生活的思想，铸就了华夏民族五千年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

当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在前进的道路上，每个人都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地获取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精神食粮。历久弥新的华夏国学正是这样的精神食粮，它如一股清泉流过人们喧嚣的心灵，它展示创举，闪烁智慧，点燃灵感，启迪后来者，是中华文明的陈年佳酿；它遗存华章，哺育华夏，福泽人类，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是增强民族自信的基石，是华夏儿女必修的基本功之一，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是舒缓心灵、涵养智慧的一剂灵丹妙药。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华夏国学的传承与发展遭受了不少的挫折，但是，



这并不能阻止华夏国学的流传与光大,因为在挫折中进步、在进步中传承发扬是华夏文明最醒目的特质之一,因此,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华夏国学必将变得更加辉煌灿烂。

本丛书从浩如烟海的华夏国学名著中精心挑选了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以便使大家能用较少的时间,以较快的速度,汲取华夏古典的精华。为便于读者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本书中的要义,我们精心选取了与正文相契合的插图,以更加直观明了的形式将内容精华传递给读者,以增加读者的阅读趣味,化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碰到的晦涩难解之处。

《华夏国学经典丛书》内容宏富,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无论是家庭收藏,还是馈赠亲友,都是难得的上好佳品。

编者

2009年8月

目 录

卷一

相鲁第一	1
始诛第二	6
王言解第三	10
大婚解第四	17
儒行解第五	22
问礼第六	27
五仪解第七	31

卷二

致思第八	39
三恕第九	56
好生第十	62

卷三

观周第十一	75
弟子行第十二	80
贤君第十三	95
辩政第十四	104

卷四

六本第十五	114
辩物第十六	132
哀公问政第十七	141

卷五



颜回第十八	148
子路初见第十九	159
在厄第二十	169
入官第二十一	177
困誓第二十二	186
五帝德第二十三	195

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202
执轡第二十五	205
本命解第二十六	216
论礼第二十七	222

卷七



观乡射第二十八	231
郊问第二十九	236
五刑解第三十	239
刑政第三十一	247
礼运第三十二	252

卷八



冠颂第三十三	269
庙制第三十四	273
辩乐解第三十五	275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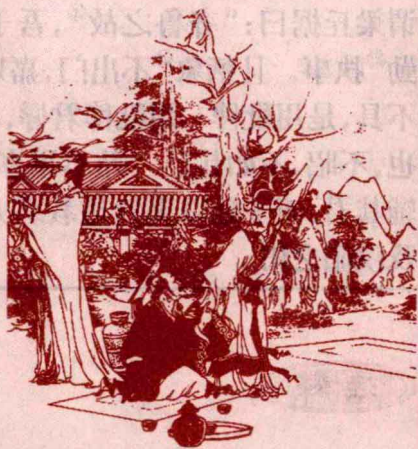
相魯第一

原文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①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②。因^③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焉。

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

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④得厥所。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⑤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揜^⑥夫子之不臣^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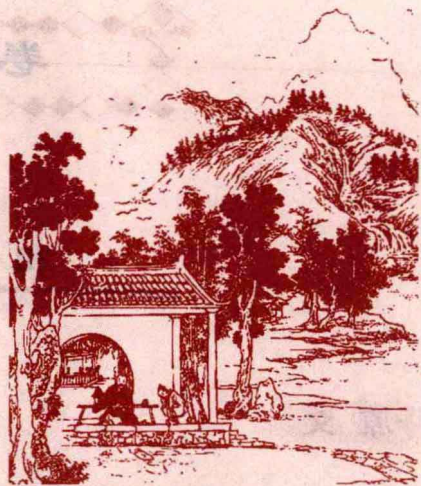
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

定公与齐侯会^⑧于夹谷，孔子摄相^⑨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

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

至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酢^⑩既毕，齐使莱人以兵鼓噪，劫^⑪定公。孔子历阶^⑫而进，以^⑬公退曰：“士，以兵之，吾两君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⑭盟，兵不偪^⑮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僭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忤^⑯，麾^⑰而避之。

有顷^⑱，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⑲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⑳，曰：“匹夫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将盟，齐人加载^㉑书曰：“齐师^㉒出境^㉓，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而^㉔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供命^㉕者，亦如之。”齐侯将设享礼，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㉖，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㉗执事。且牺象^㉘不出门，嘉乐不野合^㉙。享而既具^㉚，是弃礼；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齐侯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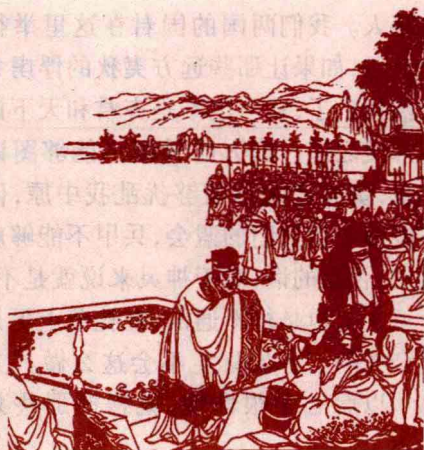
注释

①制：制定。②榑：古代的棺材有内外两层，外面的一层叫榑，里面的一层叫棺。③因：傍依。④咸：都。⑤沟：挖沟。⑥揜：掩盖。⑦不臣：不守臣子之道。⑧会：会盟。⑨相：司仪、赞礼之人。⑩献酢：主客之间互相献酒。酢，客人用酒回敬主人。⑪劫：威胁，胁迫。⑫历阶：一步一个台阶地快走，古代的礼制规定要双脚登同一个台阶慢行。⑬以：保护，护卫。⑭干：干扰，扰乱。⑮偪：通“逼”，威胁。⑯忤：惭愧、愧疚。⑰麾：原指指挥作战用的旗帜，这里用作动词，指挥之意。⑱有顷：过了一会儿。⑲趋：快走。⑳不尽一等：盟台有三级台阶，

孔子虽急,但没有登上最后一级台阶,这是符合礼制的。②①载:记载。②②师:军队。

②③出境:指出境攻打他国。②④而:通“尔”,你。②⑤供命:派军队任凭齐国调遣。

②⑥故:原有的礼节传统。②⑦勤:麻烦,劳烦。②⑧牺象:装饰有鸟形、鸟羽或象骨的酒器。②⑨野合:在野外演奏。③⑩具:具备、齐全。



译文

孔子刚开始做官的时候,担任中都邑的长官,制定出了让百姓生有所养、死得安葬的制度。根据年龄的长幼提供不同的食物,根据能力的强弱分配不同的任务。男子和女子在道路上行走时各走一边,遗失在路上的东西不会被人捡走,所用的器物也不加以雕琢文饰。棺的厚度是四寸,槨的厚度是五寸。倚傍丘陵兴建坟墓,不兴建高大的坟墓,不在坟墓周围大植树木。这样的制度实行了一年,各国的诸侯都纷纷效仿。

鲁定公对孔子说:“学习您这套治政方法,用来治理鲁国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即便是用来治理天下也是可以的,岂止是治理好鲁国呢?”

就这样施行了两年以后,定公任命孔子担任司空。孔子就根据土地的不同性质将其分为山林、川泽、丘陵、高地、沼泽五种类型,各种物种都得以在适合的土壤中生长,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先前,季平子将昭公葬在了鲁国王陵墓道的南面,孔子就派人挖沟,将昭王的陵墓和先王的陵墓圈连在了一起,并告诉季桓子说:“你的父亲以此来贬损君王,却也因此彰显了自己的罪行,这是不符合礼的。现在将其合在一起,是为了掩盖令尊不守人臣之道的罪名。”

后来孔子又从司空升任鲁国的大司寇,虽然也设立了法律法规却没有派上用场,因为社会上已经没有奸诈顽劣的刁民了。

定公和齐侯在夹谷举行盟会,孔子当时担任司仪,向定公说道:“我听说举行和平会盟这样的事,一定要有武力做后盾,发生军事活动时,也一定要有致力于和平的准备。古代的诸侯离开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时,随从的官员一定要文武兼备,请您带上左右司马。”定公听从了孔子的话。

到了会盟的场所,举行盟会仪式的高台已经筑好了,并设好了位次,台上设了三个台阶。双方以简略的会遇之礼相见,谦让着登上了高台,然后互相敬酒,敬酒完毕以后,齐国派了莱人的军队敲击战鼓,以威胁定公。孔子马上一步一个台阶地快步登上台阶,保护定公退避,并下令:“鲁国的兵士们,你们快去攻打

莱人。我们两国的国君在这里举行和平会盟,如果让那些远方夷狄的俘虏拿着武器扰乱了,就一定不是齐君和天下诸侯的邦交之道。远方的异国不能够图谋我华夏,蛮夷之人不能够扰乱我中原,俘虏不能够干扰我们的盟会,兵甲不能够威胁盟友,否则的话,对于神灵来说就是不敬,在道义上也是行不通的,在礼节上更是不符合礼的。齐侯肯定不会这么做。”齐侯听了以后心中很惭愧,就指挥那些莱人退下。



过了一会,齐国奏起了宫廷的舞乐,唱歌的俳优和侏儒小丑在鲁君面前表演歌舞杂技、调笑嬉戏。孔子快步走向前,很快登上台阶,站在第二个台阶上说:“卑贱的人竟敢调戏诸侯,应当诛杀,请右司马赶快对他们施刑。”于是那些侏儒被斩杀,手足都被斩断。齐侯看了以后很恐惧,面有惭色。正要盟誓的时候,齐国在盟书上记载道:“以后齐国的军队出兵征战的时候,如果鲁国不派遣三百辆兵车跟从出征的话,就要按照盟约的规定予以惩罚。”孔子就派兹无还回答道:“如果齐国不归还我们鲁国汶河以北的领地,却让鲁国派兵跟从的话,齐国也要按照盟约的规定接受惩罚。”齐侯准备设宴款待鲁定公,孔子就对齐国的大夫梁丘据说道:“齐国和鲁国的传统礼节,难道您不知道吗?会盟既然已经完成,再设宴款待的话,就只是白白劳烦你们的群臣而已。况且牺象这样的酒器不应当带出宫门,雅乐也不应当在野外演奏。如果设了宴并且所有东西都齐备的话,那就相当于违背了礼仪。如果宴会上的东西简陋的话,那就等于是舍弃了五谷而用那些秕稗,而秕稗则有辱于君王的尊贵,违背礼仪又会背上不好的名声,你们怎么不慎重考虑呢?而设宴是为了显示君王的功德的,如果不能够显示功德的话,还不如没有更好。”于是齐国就没能设宴。齐侯回去以后,责备群臣说:“鲁国的君子是用道义来辅助君王的,你们却单单用夷狄的行为来误导我,使我招致这么多的羞辱。”于是就把所侵占的四座城邑以及汶河以北的土地都归还给了鲁国。

原文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①,邑无百雉^②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③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④三

都。叔孙辄不得意于季氏，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孔子以^⑤公与季孙，叔孙，孟孙，入于费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⑥士众下伐之，费人北^⑦，遂隳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⑧。有慎溃氏，奢侈逾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⑨。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⑩，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注释

①甲：兵器、铠甲，引申为武装。②雉：古代用来计算城墙面积的计量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③损：削减。④隳：毁坏。⑤以：保护。⑥勒：指挥。⑦北：败北。⑧制：管制。⑨储价：抬高价格。⑩涂：通“途”

译文

孔子对定公说道：“卿大夫的家中不能私自藏有武器，封邑中不能建造规模超过百雉的都城，这都是古代的礼制。如今有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大夫违背了礼制，请您予以削减。”于是定公就派季氏家臣仲由拆除了三家大夫的城池。叔孙辄因为得不到季氏的器重，就联合了费城的长官公山弗扰率领费人一同袭击鲁国都城曲阜。孔子保护着定公和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位大夫躲进季氏的住宅，登上了武子台。费人攻打武子台，攻打到台的一侧时，孔子便命令申句须、乐颀两位大夫带领士卒前去抵御，费人被击退。于是三座都邑的城池终于被拆除。国君的势力得以增强，大夫的势力被削弱，国君地位更加尊崇，臣子的地位有所下降，于是政治教化取得很大的成果。

从前，鲁国有个叫沈犹氏的羊贩子，经常在早晨把羊喂饱了，再卖掉以欺骗买主。有一个叫公慎氏的人，妻子品行不检点他却置若罔闻。有一个叫慎溃氏的人，生活奢侈，多做一些不法之事。鲁国那些卖牲畜的人，在牲畜身上做手脚，抬高价格来卖掉它们。到了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的时候，沈犹氏不敢在早晨饮饱他的羊来卖了，公慎氏把他妻子迁回了娘家，慎溃氏越过边境，搬到别的

国家去了。为政三个月以来，贩卖牛马的人不再哄抬价格了，贩卖猪羊的人不再对牲畜做手脚了。路上的男女行人，各走一边，有人在路上丢了东西，也没有人去捡起归为己有。男子追求忠诚、信用，女子崇尚贞节、孝顺，四方来客到了城里，不再请求官府帮助，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始诛第二

原文

孔子为鲁司寇，摄^①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②，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③之下，尸^④于朝三日。

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⑤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⑥焉。一曰心逆而险^⑦，二曰行僻而坚^⑧，三曰言伪而辩^⑨，四曰记丑^⑩而博，五曰顺非而泽^⑪，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⑫，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



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注释

①摄：代理。②朝政：执掌朝政。③两观：宫殿门外的两座高台。④尸：暴尸。⑤闻人：名人，有名望的人。⑥不与：不在其中。⑦险：险恶。⑧坚：固执。⑨辩：善辩。⑩丑：怪异的事。⑪泽：润泽。这里指理直气壮。⑫反是独立：反对正道，违背常理而自成一家。

译文

孔子担任鲁国司寇，并且代理宰相的职务，脸上表现出高兴的神色。仲由问孔子道：“我听说品德高尚的人，灾难来了不会畏惧，幸运的事来了也不感到欣喜，但是先生您得到高位却如此高兴，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回答道：“是的，是有这种说法。但不是还有‘以显贵而谦让待人为乐事’的说法吗？”就这样，孔子上朝执政，仅仅过了七天就诛杀了扰乱朝政的大夫少正卯，将他在宫殿门外的两座高台之下杀死，并且在朝廷上暴尸三日。

子贡向孔子进言说：“少正卯是鲁国有名望的人物，但是而今您当政之始，就马上杀他，可能有些失策吧？”孔子回答道：“你坐下来，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天下间有五种恶行最大，连盗贼这一类的行为都不在其中。第一种就是通达了世事却又用心险恶，第二种是行为怪僻并且固执，第三种是言语诡诈但又能言善辩，第四种是知道了太多怪异的事情，第五种是反对礼法却又理直气壮。这五种恶行，只要有人犯了其中的一项，就免不了受到正人君子的诛杀，况且少正卯五种恶行都具备啊。他身处高位足以聚集徒众，结党营私；他的言论也足以伪饰自己迷惑众人并得到声望；他积蓄的强大力量足以违背礼制自成异端；他可真称得上是奸雄啊！不能不除啊！商汤杀掉尹谐，文王杀掉潘正，周公杀掉管叔和蔡叔，姜太公杀掉华士，管仲杀掉付乙，子产杀掉史何，这七个人生于不同时代，但被杀原因相同。这七个人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的罪行都是相同的，因此不能够放掉他们。《诗经》上说：‘忧心如焚，被恶势力所憎恨。’恶人成群出现，这就很值得我们担忧了。”

原文

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①者，夫子同狴^②执^③之。三月不别^④。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⑤告余曰：‘国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

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⑥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⑦其狱^⑧，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⑨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试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云：‘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⑩而后刑^⑪也。既陈道德以服之，而犹不可，尚^⑫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⑬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诗》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力而不试^⑭，刑错^⑮而不用。今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⑯也。夫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载^⑰陟^⑱焉，何哉？陵迟故也。今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

注释

①讼：打官司。②同狴：同一个牢房。狴，监狱。③执：监禁、关押。④别：判决。⑤曩：以前，过去。⑥道：通“导”，教导、教化。⑦听：断决，治理。⑧狱：诉讼案件。⑨慢：松弛。⑩教：教化。⑪刑：刑罚。⑫尚：表彰、推崇。⑬若是：如此，像这样。⑭试：用。⑮错：搁置不用。⑯不胜：不可胜数，数不清。⑰重载：载重的车子。⑱陟：登上。一般指登山。

孔子在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一对父子打官司，孔子将他们关押在同一个牢房里。过了三个月，仍然没有判决。父亲主动提出撤回诉讼，孔子就将他们放了。季孙氏知道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说道：“司寇欺骗了我。以前他曾经告诫过我，治理国家的时候一定要先实行孝道。如今我杀掉一个不孝之人，用以教导我的百姓实行孝道，难道不是可行的吗？但又赦免了他，这是什么原因呢？”

冉有将季孙氏的话讲给孔子听，孔子听后叹息道：“哎！身居高位的人没有履行自己教导百姓的职责，反而滥杀百姓，这样的做法违背常理。如果身居高位的人不用孝道教化百姓，却又去随意处理官司，这样做就是滥杀无辜。三军遭遇大败，不能乱杀士兵来阻拦败逃；违法犯罪案件不断在出现，但不能靠严酷的刑罚来制止，这是什么原因呢？统治者不能教化百姓，罪责不在百姓身上。如果法令松弛，对人的惩罚却很严厉，这就是残害生灵；随便横征暴敛，就是残暴的表现；不教化百姓却要求百姓遵守礼法，这就是暴虐的表现。只有在施政的时候不再有三种弊病，才可以使用刑罚。《尚书》上说：‘刑罚讲究恰如其分，不能随心所欲，始终要慎重，让百姓心悦诚服。’必须教化为先刑罚为后。陈说道义使百姓敬服，如果陈说了道义，百姓还不信服，那就对贤德的人加以表彰，以此鼓励其他的人从善，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放弃种种说教，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就用法令的威力震慑他们，让他们害怕。像这样施政三年，老百姓的行为就能够规矩了。至于那些顽冥不化之徒，就可以对其使用刑罚了。这样一来，百姓也就知道他们的罪过都是在哪里了。《诗经》中说：‘辅佐天子，使百姓不迷惑。’能做到这些话，也就用不着威慑，刑法也就搁置不使用了。但是如今社会却不是这样，教化紊乱，刑罚繁多，让百姓都感到迷惑，仿佛掉进了陷阱，紧跟着官吏又用刑罚去制裁他们。所以刑罚越多，盗贼却越来越多。三尺高的阻碍，即便是空车也很难登上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太过于陡峭。百仞的高山，载着很重东西的车子也能够登上，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山虽高但坡缓，车子慢慢就可以上去。如今社会道德已经败坏很久了，即使有了刑法，百姓能做到不触犯吗？

王言解第三

原文

孔子闲居，曾参侍。孔子曰：“参乎，今之君子，唯士与大夫之言可闻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①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户牖^②而化天下。”

曾子起，下席而对曰：“敢问何谓王之言？”孔子不应，曾子曰：“侍夫子之闲也，难对，是以敢问。”孔子又不应。曾子肃然而惧，捫衣^③而退，负席^④而立。

有顷^⑤，孔子叹息，顾^⑥谓曾子曰：“参，汝可语明王之道与？”曾子曰：“非敢以为足也，请因^⑦所闻而学焉。”子曰：“居，吾语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虽^⑧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⑨。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则必折冲^⑩千里之外，其征也，则必还师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

